

基于“元定义”视角的图书馆社会责任

朱 林

摘 要 为走出图书馆社会责任之概念迷局,统一理解图书馆社会责任,应对图书馆社会责任进行科学定义。本文基于“元定义”的视角对“图书馆社会责任”进行定义,认为当前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定义都属于概念性定义,而非统一定义。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要经得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对基于相关学术观点而产生的定义,应对其本质属性进行最高层次的抽象汇总,以解决当前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理解的歧义问题。

关键词 元定义;图书馆社会责任;图书馆行为;资源福利;利益相关者

分类号 G25

Abstract To eliminate the concept jungle puzzle of the libr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o unify the understanding of it, we define the libr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scientifically. From the view of “element defini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current interpretations of libr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all conceptual definitions, not unified definition. The “element definition” of libr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must withstand the dual tes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the definitions based on the relevant academic point of view, we should abstract and summarize its essence attribute to the highest level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ambiguity about the current libr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ursuing responsible library behavior for society”.

Keywords Element defini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library; Library behavior; Resource welfare; Stakeholders

Class Number G25

1 引言

自阿伦德尔·埃斯代尔^[1]于1933年首次把图书馆与社会责任相联系以来,图书馆界就陷入图书馆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概念迷局”。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一些图书馆学者基于本国介入越南战争、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背景下,于1968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年会上联名请求ALA设立社会责任圆桌会议(SR-RT),为关心这些社会问题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提供一个发声的渠道。^[2]此次年会的焦点问题是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反对方学者认为,图书馆根本不具有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合法性,这种参与只会给图书馆事业带来灾难。其主要论据包括:

- 图书馆关注社会问题偏离了其基本使命;
- 关注社会问题是对图书馆不持政治立场的否定;
- 关注社会问题是对公民获取图书馆信息权利的剥夺。

而支持方学者则认为:

- 图书馆的使命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
- 人类社会只要有阶级,图书馆就脱离不了其政治立场;

● 承担社会责任与维护公民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ALA在吸纳上述正反两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于1970年对图书馆社会责任^[3]进行了定义:

- 图书馆可以对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做出贡献;
- 为本国公民提供与社会问题相关的信息及教育、鼓励公众阅读相关言论并给予信息支持;
- 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等社会问题为其成员提供指南与帮助。

为此,图书馆社会责任圆桌会议提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必须具有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和不平等现象而服务、为共同利益和加强民主而服务的意识。”^[4]与此同时,国际图联于1997年也提出图书馆在承担社会责任中的职责^[5]:

- 图书馆馆藏与硬件等资源利用的平等性问题;
- 各国之间及本国信息富有者与贫穷者之间的信息鸿沟问题;

● 公民掌握图书馆服务社会方案的知情权问题。

国际图联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图书馆之间相互合作、服务收费、人力资源发展、乡村图书馆建设、消除信息鸿沟等七个方面的政策指南。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国内很少有文章针对图书馆社会责任作专门研究,只是在某些论文中偶尔见之。自1981年黄葵^[6]首次提及图书馆社会责任以来,在这30年间陆续发表的近400篇论文中,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若干不同的图书馆社会责任概念:

● 1981—1995年,是对国外图书馆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吸收阶段,主要包括图书馆服务精神、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以及对图书馆所持政治立场的反思;

● 1996—2004年,是吸收消化国外图书馆社会责任理论研究所引发的责任论战阶段,对世纪之交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争论,主要围绕如何通过信息服务,确立图书馆融入社会领域的地位和图书馆在某方面的职能,但并未对图书馆社会责任作详细探讨;

● 2005年至今,是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研究走向探索与逐渐明晰阶段,主要围绕图书馆纸质文献与数字文献等资源建设的平衡性、构建学习型和谐社会;倡导全民阅读活动,引领传统文化潮流;消除数字信息鸿沟。

总之,我国图书馆社会责任研究经历了理论吸收—分析消化—创新应用之路,但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理解仍然处于多元、模糊阶段,现存的问题有两个:其一,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研究明显缺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现有研究多是“搭便车”,很少见到质疑之声,导致“图书馆社会责任”是什么,至今还未明确;其二,缺少国内外对比研究。国外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研究已持续近半个世纪,国内学者基于各自学术观点对此问题的研究,与国外相比不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具有一定的职业契合点。

2 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

在这些争论的背后,对图书馆社会责任涉及的诸多问题仍存在歧义。图书馆“社会责任”与图

书馆责任如何相关?图书馆责任本身是不是能依法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系列疑问,都需要科学、客观地寻求一个能够展现图书馆特点、符合图书馆价值的“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是指“对事物或概念的本质属性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抽象,而其他视角或其他层次的抽象则为操作性定义”^[7]。依据这个定义,不同学者基于各自学术观点所提出的定义都属于操作性定义。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是否经得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需要图书馆同仁把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融入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本质属性进行抽象汇总,从而提出图书馆社会责任概念的元定义。图书馆社会责任是指“在承担图书馆社会义务时,图书馆应对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行为负责”。何谓“行为负责”,就是图书馆行为使社会公民在充分享受图书馆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资源能为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也是图书馆对社会所能作的最高承诺。因此,图书馆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是图书馆行为能为社会提供图书馆资源的能力。

从满足公民享受图书馆资源的行为角度深入分析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时,其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即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可界定为:在某种政治制度安排下,图书馆满足自身业务需求,通过其运行机制对社会义务、权利、职责、个体、组织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履行服务社会、关爱弱者,追求图书馆人所期待的使公民充分享受图书馆资源福利的愿景。为此,可从五个方面论证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的合理性:

其一、图书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单位,是以特定目标、功能和资源来满足社会需求的开放系统。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图书馆,其行为是特定政治制度体制下的产物,虽然图书馆在承担相关社会活动时,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由图书馆决策者决定,但决策者的行为不能代表图书馆行为,同理,图书馆的社会行为也不能与图书馆决策者的个人行为划等号。

其二、图书馆作为独立法人在参与相关社会活动时的自身行为,不能代表图书馆界的整体行为。图书馆界作为反映图书馆整体的概念,要求图书馆整体在其行为上的一致性,这就要求决策者的心理与意识和社会主流思想保持一致。因此,

图书馆界在承担社会责任时,相当程度上由图书馆界集体做出决定,但其决定行为并不能代表整个图书馆界行为,而只能代表大部分图书馆成员的行为。

其三、图书馆决策者的行为会引起图书馆同仁的关注、认同和把握,应把决策者思想内化为图书馆的自觉意识与心理,适应本国社会发展对图书馆的诉求,又自觉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与义务,使图书馆在享有“独立法人”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社会义务”——不做可能带来“负外部性”结果的行为、去做可能带来“正外部性”结果的行为^[8],同时对其产生的结果或社会反响负责。

其四、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的自主自愿性,是图书馆主动实施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主导因素。而图书馆社会责任承担的非自愿性方面,则是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规定,或借助社会环境影响,在实现图书馆资源配置充分满足公民需求最大化之外所应承担增进社会资源的义务,而不是图书馆的社会行为必须遵守服务社会事业的特殊制度。

其五、图书馆社会责任的一般标准和要求,在于实现公民对图书馆的了解、认同和把握,并自觉转化为社会行动体现其社会价值,使公民享受图书馆资源福利。但是这一标准和要求在实行过程中,应根据公民知识接受能力的不同区别对待,让公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从图书馆接受的知识教育对其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促进作用。

3 基于“元定义”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分析

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既是对社会发展贡献的客观评价,又包含某个历史时期社会对图书馆行为的道德诉求和期望的直接反映。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是价值基础、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3.1 图书馆社会责任的价值基础

实现服务社会理念是图书馆价值核心,而如何使图书馆同仁认可和接受,无疑是图书馆核心价值理念实现的关键。在国家倡导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特定背景下,基于诚实、公平和正直的社会价值观,创建一种以更高层次为目标的具有内外在协调机制的社会追求尤为重要。“作为一

种外在的追求,是社会对图书馆的决策和服务所提出的要求;作为一种内在的追求,是图书馆应社会的要求而实施的自愿而切实的行动”^[9]。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主体在文化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还需在公共领域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尽管图书馆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相应的社会发展基础和条件从根本上限制着图书馆的发展和追求,社会的任何意志、愿望,只有为图书馆所接受才能反哺于社会。从本质上讲,公民对享有图书馆资源福利的期待是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这种动力进而转化为满足公民知识诉求的理念。从现实看,图书馆追求履行社会责任,是对图书馆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反思,其核心价值理念进而转化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和满足公民追求图书馆资源福利。

3.2 重新认识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

图书馆应对谁承担社会责任?有学者认为应对“社会”负责,但“社会”是一个多元概念,图书馆并不知道应对“社会”担什么责。当代图书馆处在一个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高度分化、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推进社会核心价值理念被图书馆自觉地认同、接受并转化为行动指南,进而承担起协调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和谐关系的角色。只有着眼于图书馆现实运作机制,追求图书馆资源能被社会充分利用的“理想”模式,才能真正推动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以人为本保障公民权利等核心价值理念的感情认同、思想认同,最后自觉地落实于行动的认同,并融入图书馆的管理决策、管理过程和服务行为。这是对图书馆行为的考验,也是对图书馆信守社会责任的考验。

3.3 伦理道德是图书馆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基础

伦理学中的“义务论”主张的是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它同样适用于人格化意义上的图书馆行为,即图书馆应履行伦理义务,为对社会造成影响的行为负责。图书馆社会行为取决于图书馆所处社会环境的制度安排,即源于各方利益的驱动和图书馆优化自身业务结构的需要,以及图书馆在社会文化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

3.3.1 承担社会责任为图书馆提供了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沟通渠道

图书馆作为特定领域的组织机构,应具备道德自律性,图书馆承担的社会责任应与主流社会

道德诉求相一致,还应为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所处社会道德的普适性负责。“不能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强制,而应当视为一种自愿行动,不仅要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利益,还要为他们向图书馆表达自身诉求创造一个或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机会而开展相关的活动”^[9]。因而在核心利益上,如果有利益方对图书馆提出过度要求,结果必将损害图书馆的利益,也损害了其他利益方的利益。随着图书馆职能的转变,图书馆与其他社会组织间分工协作关系已初步确立,积极构建图书馆相关文化事务的积极因素,减少阻碍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利因素,需要图书馆与各方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3.3.2 图书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有效融入社会并服务于社会

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是推动图书馆行为有效增进公民享受图书馆资源福利,已经对图书馆行为与社会责任内在一致性作出了假设,即国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图书馆行为导向通过系统收集、保存与组织信息资源,实现知识传播、传承社会文明,从而向有效提高全民文化知识与共享图书馆资源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图书馆通过普遍平等的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手段,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消除因信息鸿沟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建立图书馆有效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好机制,积极探索社会意识、伦理道德等广泛领域的社会问题,建立基于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机制。

3.3.3 图书馆有效融入社会并协调好各方利益

图书馆站在新的高度对待其核心问题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各种信息资源的需求,营造图书馆与其它社会实体组织关系的合作基础。将社会责任融入图书馆的决策机制,成为图书馆政策、文化、战略和服务的组成部分,充分肯定图书馆行为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社会带来知识财富的同时,也要考虑可能带来的其它不利影响。因此,当图书馆开展内外部社会活动交流时,应及时检查图书馆社会责任行动方案,并考虑接受图书馆决策和服务影响的各方利益的意见,即使他们在图书馆治理中没有正式角色或尚未认识到这些利益。图书馆融入社会迟迟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是图书馆过度强调社会因素的复杂性,而不是反

思自身行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与其让社会包办,不如将权利还给利益相关方,让利益各方利用自身合法权利自主而平等地解决利益纠纷。

3.3.4 图书馆社会责任主体的博弈结构,取决于自身治理机制的重构

在不同发展时期,图书馆社会责任主体的博弈结构是不同的,其博弈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层向高层不断演化。社会的期望和利益构成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对象和内容,而其核心内容是图书馆的决策和服务。“图书馆利益的实质是图书馆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博弈后达成的一种均衡,一种总的效用。博弈可能发生于图书馆—政府、图书馆—传媒、图书馆—公众(特别是读者),也有可能发生在图书馆与供应商、生产商之间”^[10]。图书馆伦理价值的培育是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路径,采取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公民享有图书馆资源福利的权利,都有赖于图书馆组织治理机制的博弈。这种博弈包含对图书馆共用的法规条例、传统习惯、行业风气等沉淀陋习的废除。

3.3.5 履行社会责任,需变革图书馆传统理念

正如范并思^[11]先生所言:“图书馆社会责任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四个问题:图书馆核心价值、使命与图书馆社会责任的关系;公费支持的服务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合理性;图书馆社会责任与核心业务如何整合;社会责任的底线。”目的是图书馆的根本问题,规定了图书馆的核心业务及发展空间和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图书馆的目的不同,意味着图书馆使命与图书馆社会责任关系需要进行重构。传统图书馆的理念着眼于追求信息服务优势,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图书馆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的图书馆行为则着眼于社会发展现状,改善公民知识结构,使图书馆资源最大化服务于社会。

4 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价值存在的基础分析

以“元定义”理论为逻辑基础界定图书馆社会责任,必须从图书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发展出发。否则,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认可,不可能有效地转化为图书馆的积极追求和行动,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也就变成一句空话。“图书馆在完成本身职

责的前提下考虑承担社会责任问题,即图书馆必须全力完成自身的职责,在此前提下考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该考虑自身能力的限度问题,亦即选择承担那些自身能力所及的社会责任,以避免‘助人不成反害己’情况的发生”^[8]。因此,从图书馆的现实运行机制,可以实现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各种服务手段为社会提供信息资源;二是通过对信息资源的二次加工和重组,为社会提供用户所急需的信息。因而图书馆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就是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体现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价值。这样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价值理念的魅力才能在社会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示,广大图书馆同仁才会自觉地认同、信任和接受这种理念,并将其转化为自身行动的目标。

认知逻辑决定着实践逻辑,认知逻辑的变化也使实践逻辑发生改变。图书馆性质决定了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在本质上是基于服务性职能履行与利益相关者缔结的各种契约,其逻辑起点是由利益关系所衍生的服务性与契约性。着力凸显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价值理念的契约精神,切实加强图书馆决策层的监督与检查,确保其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扭曲,顺利实施并惠及社会,这对于图书馆界增强图书馆社会责任“元定义”的认同和信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说,这与图书馆社会责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起点达成共识:国家通过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公民的自由发展与社会和谐,通过提供图书馆资源保障公民获取机会的平等,其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公民求知自由与求知权益相统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动员图书馆参与信息产品与技术服务,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知识诉求,使图书馆资源充分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功能,从而实现图书馆权力与公共权利良性互动,有效履行图书馆的社会责任。

图书馆社会责任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图书馆行为对图书馆职能的转变和管理体制的重构、图书馆与其他社会组织间分工协作关系的重建有什

么影响?与公民相关的其它事务图书馆是否能够合法承担?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全面的分析,才能从根本上矫正对图书馆社会责任的模糊认识。当然,从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文献来说,研究者还无法全面阐述图书馆行为在保障公民平等获取知识、平等阅读、平等享受图书馆服务带来的福利,对“追求对社会负责任的图书馆行为”分析的多样性可能还无法统一,但这至少为研究图书馆社会责任提供了一个途径。通过对图书馆社会责任内涵及价值理念的认同和信任,一个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高效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正是实现公民享受图书馆资源福利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Esdaile A.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odern Library [J]. Library Journal, 1989(11): 9-11.
- [2] Duchac K. A Plea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Library Journal, 1992(5): 56.
- [3] Final Report of the Activities Committee on New Directions for the ALA and Subcommittee Reports [R]. Illinois: Campaign-Urbana, 1970.
- [4] SRRT of the ALA [EB/OL]. [2012-06-22]. <http://libr.org/srirt/>.
- [5] Alfred Kagan.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Rich and the Information Poor, Both Within Countries and Between Countries-A Composite Policy Paper [EB/OL]. [2012-06-24]. <http://archive. ifla. org/IV/if la65/papers/126-72e. htm>.
- [6] 黄 葵. 图书馆员伦理纲要(案) [J]. 高校图书馆工作, 1981(2): 101-103.
- [7] 李伟阳. 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要有“元定义” [J]. WTO 经济导刊, 2011(2): 74-76.
- [8] 蒋永福, 佟 馨. 图书馆社会责任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1(4): 36-40.
- [9] 季雪梅, 宗云峰. 论图书馆的社会责任 [J]. 图书馆学研究, 2011(9): 20, 21-24.
- [10] 白君礼, 李志俊.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博弈分析 [J]. 图书情报工作, 2003(8): 35-38.
- [11] 范并思. 理解图书馆社会责任——中国图书馆学会长春年会观感 [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0(3): 2-4.

作者简介:

朱 林(1958—),男,副研究馆员,淮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安徽,淮南,232038。